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2014年8月31日 星期日 第529期 | 新民晚报 | 责编:赵美 视觉:叶聆 编辑邮箱:zhaom@xmwb.com.cn

B1

有人称田艺苗为“乐评人”，也有人喊她“纯靠谱文艺女青年”，她却给自己想了个名称：音乐作家。身为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的她，开设了多个音乐专栏，《时间与静默的歌》《温柔的战曲》《靠谱》《古典音乐的巨匠》……古典音乐乐评的读者也越来越多，乐评集出了一本又一本。有人说，听古典音乐的人不算多，但田艺苗的“穿T恤听古典音乐”的讲座却场场爆满。

音乐作家
写轻松文字传达音乐感受

尽管放暑假了，田艺苗仍然很忙。“每天早上醒来时想，到处讲讲课还不算是我的人生巅峰吧，还是要早点爬起来，作曲、排练、录音、阅读、写作。”眼前的田艺苗短发、黑衣，给人的感觉就像她写的乐评那样清爽、直率。田艺苗的专业是作曲技术理论，每天的工作是把音乐的和声、节奏、复调、配器等分析得透彻明白。

今年，田艺苗的工作重点是录一张自己作品的唱片。“腾不出时间，现在只录了四分之一。我喜欢写作，不管写文字还是作曲，特别享受写东西的过程。有时候，一整天坐在书桌前专心想一个曲子，人特别安静，就像沉入了另一重时空，我想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必需，一种生活方式，抵抗日常的嘈杂，也与每周各地讲课的奔波构成一种平衡。”田艺苗估计，下半年应该能把唱片弄完，“曲子差不多写好了，剩下的是修改和排练。”她说她的音乐有自己的风格，算是自然简约主义，以后她会专门撰文解释这种风格。

说到写作，田艺苗说原来大家都叫她乐评人，但她不习惯这个称谓，她觉得自己

田艺苗

听古典音乐穿什么不要紧

王瑜明

人在圈中，难以做到独立乐评。“所谓乐评，去判断音乐品味的高低，其实并不是去对音乐家指手画脚，我觉得乐评人的任务是为了培养更多的听众。为什么古典音乐不能离人们近一些，离生活近一些？”她开始尝试面向文艺青年写一些轻松的文字，2002年至今，田艺苗在媒体开设了多个音乐专栏，用轻松的态度来写，不可避免会提到音乐家们的生活和八卦，“我不觉得这会干扰人们对音乐的认识。其实从生活中的点滴可以全面了解音乐家们的行动方式和想法。”田艺苗说，“如果只讲音乐，就有点狭窄。我觉得，大家觉得古典音乐不可理解，是因为它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很遥远，来自遥远的国度，遥远的年代。也许更好的方式是让大家走入古代欧洲的生活，了解不同历史时代的观念、风土人情和文艺思潮。不同的时代，产生了风格各异的音乐。如果人们知道，巴赫生活的年代德国正经历30年的艰苦战争，顿时就会听见他音乐中的温暖，听见他音乐中的深沉的抚慰”。

生于音乐世家的田艺苗说，她从小就知道自己要走音乐这条路。田艺苗的父亲是搞作曲技术理论的，母亲是越剧演员，后来在图书馆工作。在她的记忆中，童年是在练琴和阅读中度过的。她从小随奶奶生活，非常爱唱歌。“爸爸曾送我一架手风琴，那时在幼儿园，我常常拉手风琴和大家一起唱歌。”她唱歌不用教，3岁时跟姑姑一起去看越剧《红楼梦》，回家后，她就会哼唱了。10岁那年，田艺苗回到了父母身边，开始了琴童的生活。

“记得有一年的暑假，爸爸带我来上海音乐学院，想跟上音的老师学钢琴。老师说，如果不能长期留在上海，是学不好的。”那次田艺苗没学成，和爸爸在上音门口合了影就回家了。“我小时候觉得，到此一游都让我长了不少音乐细胞呢。”田艺苗开玩笑说。后来在杭州的钢琴比赛上，她结识了当时杭州师范大学的钢琴教授毛节芳，跟随她学琴。高考时，田艺苗选择了杭师大的音乐教育专业，师从著名理论家徐孟东，毕业后，她幸运地成为杭师大与上音共同培养的作曲技术理论硕士。在一篇分析当代交响乐的论文入选香港华人作曲家音乐节之后，上音的前院长杨立青建议她来上音考博士。那年她考了前三名，但作为年龄最小的博士考生，学校建议她将入学资格先让给少数民族的音乐家，第二年，她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上音攻读高级复调博士。

“那个六年非常专心，读总谱和音乐理论著作，也写了不少论文。那时候读遍了能找到的音乐理论著作，听遍了能淘到的打口唱片，很想知道现代音乐的前沿信息，想知道活着的贝多芬都在做什么？在准备毕业论文的过程中，把20世纪音乐来了

音乐讲座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

2010年，田艺苗出版了乐评结集《温柔的战曲》。去签售时，有读者建议：“光有文字，没有音乐，我们怎么领略音乐的妙处呢？不如边播音乐边开讲座吧。”田艺苗觉得这个主意不错，就开了个讲座，还给讲座起了个很文艺的标题，“穿T-Shirt听古典音乐”。“记得读书时，我白天赶功课，晚上赶去听一年一度的‘上海之春’。下课了来不及换衣服，常常一身破烂T恤，在演出铃声响起的那一刻冲进巴洛克式音乐厅。”田艺苗在文章中写道，“听古典音乐，穿什么并不要紧。古典音乐不是老古董，不是装饰品，也不是奢侈品，它没有那么高不可攀，也无需附庸风雅。艺术本身就是为了质疑一切规则与繁文缛节而生。”

田艺苗自己也不曾预料到，讲座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，她不停受邀，足迹已遍布上海、北京、苏州、杭州、南京、深圳、广州等地，今年初，田艺苗的讲座走进上海大剧院的艺术课堂，两三百人的票很快就卖完了，艺术总监决定再开个中剧场，没想到在两三天之内，又卖完了十几场票。她的讲座别出心裁，有时候她把巴赫和爵士乐搭一起听。在她看来，无论爵士乐还是巴赫的音乐，都有一种游戏精神，好的音乐是玩出来的。“我没把这个活动当成一个很正式的讲座。我只是觉得自己和他们一起在听音乐，把感动我的音乐介绍给大家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好音乐需要分享。”

“我也没想到会那么受欢迎，这说明在眼下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年代，人们有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需求。当然这也说明我们平时音乐演出的票价太贵了，普通人享受不起。我其实从没想过要做一个古典音乐的普及推广者，我觉得自己是偶然被社会选择的。但我觉得，推广古典音乐是每个音乐人的责任。”

音乐世家

童年在练琴和阅读中度过

一个地毯式的搜索，后来将笔记整理出来，写了一本关于现当代音乐的书，《时间与静默的歌——20世纪西方当代作曲家的孤独吟唱》。

“但我其实一直有疑虑，理论是否能解释音乐。我很担心自己理论学得太多，失去了对音乐最初的感受，我总是在想，音乐最动人的是什么，它是在什么时候打动你的。我特别喜欢的一些现当代音乐家，像坎切利、阿沃·帕特、古拜杜丽娜，从理论上分析，其实并不能说明他们的音乐给予你的触动，理论有时候是无力的。聆听和感受，更需要经验。我想能够阐释这种无言之美的，也许是诗歌，诗歌与音乐，互相模仿，互相映照”。

毕业后，田艺苗想先不搞理论，她想多听听音乐。听到喜欢的，就写几句，后来给一些音乐杂志和文艺杂志拿去作唱片推荐。“这通常是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工作。我觉得，站在一个爱乐者的立场，你心里的音乐才会纯粹鲜活；我也知道，文字无法成为音乐的介质，我只能写下零星感受，送给那些在黄昏和深夜里与我一起聆听的人。”所谓听者有心。



采访手记

生活需要一种平衡

生活中的田艺苗，说话很直爽，有点男孩气。她欣赏金星、王菲的大气，也喜欢上海女子的小精致。她并不崇尚“优雅地老去”这句话，相反，她越来越珍惜生命里遭遇的不安、挣扎，“我觉得在上海，我们过得太舒适了一点，如果人生有起伏，也许会被激起更强悍的生命力。”田艺苗平时不大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，也不与人计较，凡事尽力但不计较结果，总觉得该得的迟早会有，她常说：“最好的生活状态，就是保持一种平衡。你的生活状态和你追求的事业达到一种平衡，你才会觉得满足，哪边过头了，都会不舒服。这大概是我这两年修习古典音乐的心得，因为古典音乐的美，来自均衡、秩序与通透。”

和田艺苗聊起生活，她直言自己没什么人生经验，人生按部就班。她说，自己的经验可能是肤浅的、细碎的、现实的。她大部分的人生经验来自阅读。也许因此，就更觉得写作于她是必须的，她在写作中思考，在写作中感知时代与她生活的城市。她说，生活在城市里，在玻璃大厦、错综的地铁线、汹涌人潮中，人有时反而是孤独的。她常常在玻璃电梯里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听空调的声音像耳鸣一样持续，在这里，享受城市的精美之外，也享受着孤独，一点一点认识自己，认识内心。也许因此，写作或作曲，变成了她的一个需要，这也算是一种平衡吧。

